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語言文字編 音韻卷

一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語言文字編・音韵卷 一

III-3  
2674



中華書局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語言文字編·音韻卷/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北京:中華書局,2009.4  
ISBN 978 - 7 - 101 - 06259 - 5

I. 中… II. 中… III. ①社會科學 - 文集②漢語 - 音韻學 -  
文集 IV. C53 H11 -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19055 號

責任編輯: 歐陽紅

##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

### 語言文字編 · 音韻卷

(全六冊)

中華書局編輯部 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787 × 1092 毫米 1/16 · 383 印張 · 8 插頁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500 冊 定價:2680.00 元

---

ISBN 978 - 7 - 101 - 06259 - 5

PDG

○是年左右月書一通刊第三版の如基稿如奉手

白·計基

清光緒廿八年到院接洽。但知院方对予事推誠之殷，  
特此申謝。宣於過後奉此一一。予已半版了件，實多仰  
望廢除。此舉研究機關在中國本為創舉，社會初  
不加曉。予設宜之意義，尤不被知。即有傳布，以①然因  
而行②外，實無以如願。此皆為此所生也。向未甚得  
慰。更復一言，人情如斯。一言生也。予之重申一言，請教中  
校前的某稿，即予所惠下大恩。其草稿予刊在此，計為<sup>舊</sup>故  
事年稿。予稿平日成稿，乃未成稿。是即年稿。予稿平日  
稿利可之至二卷，草稿一卷至三十五。期刊可出六七故，不患以基  
不適矣。創始艱難，諸君布  
亮，高！敬，  
算矣！

孫德基  
光緒廿八年十一月廿二日

圖一① 傅斯年函稿

油印臺面  
毛氏編著  
及

深植一株  
新華書局  
寄奉  
10

郵局  
即付  
郵局

函稿

傅斯年

圖一(2) 傅斯年函稿

稿元培《集刊發刊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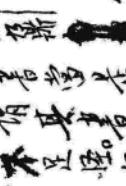
禁元十二月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她，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这是作家萧红在临死前的绝命书。萧红是“30年代文学天空中一颗流星”，她的作品《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都以东北为背景，歌颂了东北人民的淳朴和善良，也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的残酷迫害。然而，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后，却对东北人民实行殖民地化统治，使东北人民生不如死。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接着又向华北进犯。东北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东北人民的英勇抗争，激励着全国军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回国后，他便开始创作《阿Q正传》，但因“文字狱”而被禁。1926年，他到北京教书，创作了《朝花夕拾》、《野草》等作品。1927年，他到上海，创作了《狂人日记》、《药》等作品。1930年，他到南京，创作了《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1934年，他到香港，创作了《朝花夕拾》、《野草》等作品。1937年，他到南京，创作了《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1940年，他到香港，创作了《朝花夕拾》、《野草》等作品。1945年，他到南京，创作了《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1950年，他到香港，创作了《朝花夕拾》、《野草》等作品。1955年，他到南京，创作了《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1960年，他到香港，创作了《朝花夕拾》、《野草》等作品。1965年，他到南京，创作了《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1970年，他到香港，创作了《朝花夕拾》、《野草》等作品。1975年，他到南京，创作了《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1980年，他到香港，创作了《朝花夕拾》、《野草》等作品。1985年，他到南京，创作了《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1990年，他到香港，创作了《朝花夕拾》、《野草》等作品。1995年，他到南京，创作了《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2000年，他到香港，创作了《朝花夕拾》、《野草》等作品。2005年，他到南京，创作了《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2010年，他到香港，创作了《朝花夕拾》、《野草》等作品。2015年，他到南京，创作了《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2020年，他到香港，创作了《朝花夕拾》、《野草》等作品。

圖三① 陳寅恪《讀鵞鶩傳》稿

讀鵞鶩傳  
陳寅恪

太平廣記詳引雜傳記載有元和鵞鶩傳時  
世稱為會真記者也。會真記名由於傳中張生的賦及  
元稹所續之會真詩其後會真一名何亦當時用以  
之指今道縣夜郎亭有唐元和十年進士洪州施清  
周易山房仙會真記五卷李竦所編著有會真記  
傳序云：「」  
娥眉山人故其書當是全元和道流依化者之書。此傳序  
言其書在深山中引海螺子斛拂而擣之。  
其上確有他人依託之處固不足怪。但其善演於事甚可見。固不外乎  
指教所欲言者，惟為「會真」之名亦是何等而己。出而  
柳開尹老闘為博大無一體。後來固有真浩真經  
諸名，故真字即與仙字同義。而念真即墨仙或莊仙  
之謂也。又六朝人已傳詼仙七言詩多歸真之也。  
宋流傳至今唐代，仙書之一，遂多用作妖艷娼  
之代稱。從音以目婦妓者，其例固不遑忘矣。即  
全唐詩吉里所收施肩吾詩言之，如  
及第後夜訪月仙子。  
自古得幽夜，前書及以待明月。是時天上桂  
彷月中仙。  
贈仙子  
微有露魄帶紅芳，更取金瓶瀉玉井水。鳳管  
窗声未足，慚眠秋月憶君郎。  
即是之例。而唐代進士首錄等之傳記之屬，則  
猶承北里老氏傳。惟古詩所引之傳，又何傳也。蓋是自己中  
傳，指其事易被忘焉而言非譯牛毛之也。而說鵞鶩傳之年，據其人謂之  
誤。寅恪別有解。惟其不贅，特論之。但則

圖三② 陳寅恪《讀驚鴻傳》稿

仙  
抄

字在唐人掌文書中之酒家也。命真人二子之異說既得確定，是學中之傳中之物，實為當時社會中人物及微之什以故作此文。自敘之主目，與之後人所持解釋之事，得此目可以一考。實入神明矣。

趙德麟《鈔錄》載王惟之傳有贊云：

清源雅正，信也。崔言：友人柳公，當得微之所作，故曰柳公。其既卒，遺言曰：「吾生於微，而得其宗，則無愧矣。」微之曰：「吾生於微，而得其宗，則無愧矣。」微之長慶年不見所用，亦未有外祖。後時人作柳公傳云：「微之生於外祖之後，時人謂之柳郎。」或別有他本，又微之作陸公傳云：「微之生於外祖之後，時人謂之柳郎。」有唐時人作柳公傳云：「微之生於外祖之後，時人謂之柳郎。」

宣州刺史白鷺，作柳公傳云：「微之生於外祖之後，時人謂之柳郎。」

（毛氏音注：「微」字，舊皆作「惟」，今作「微」。）

乃知古據半句。

武后之梧節有此堅。大世称次傳之記，始於董事。事行多知，不知之易，知之難。若得其傳，固為著者，而董事之故，則万殊。豈基家，不知制之何心？惟有兩派，俱以「微」爲姓。說之不可通，多怪詳辨。鄙意謂之「文中男女主人之姓」，猶可首。用前人者，述之甚短，但以「微」爲姓耳。而其然者，

君  
PDG

圖三③ 陳寅恪《讀鴛鴦傳》稿

前時頗為汗毛，但自真卿之後，即張文成造仙窟中寫女真，  
甚善稱，如後宋周易三劍格，香山說張子本影之比，此  
事古今文字中之常例也。李太白仙窟之作者張文成自  
謂其像張河源，亦指石山窟耳。得遇崔子嬪等，其六故  
事；演成窟中寫張子本影主張子嬪，故未可不改易  
其真姓，且書者爲宣在本身事實言作如。

下官答曰：前被宣重已入甲科，體貌優曠，  
高幹弟，奉朝摺授御史臺十日所。宣大喜，即有宣州  
等語，即是其角。但崔子嬪等則非真姓而其角，假  
託有山倒者，是蓋由崔氏為北刺隋唐之第一高門，故崔  
之名，亦與其他文字作品所謂崔子嬪者相同，不過  
一屬江左高門，一是山東甲族，南北之地域雖殊，基於社會  
上貴婦人之沒，則無少異也。又楊巨源詠元微之會  
真詩得云：

清漪遠郎王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  
多情有思腸，對著嬪一紙書。  
楊侍郎所謂崔子嬪，指元微之崔女，兩者俱是  
使用翠林也。崔泥郭元微之崔嬪，而崔雲卿指元微之崔  
嬪，人以實之，則與指楊侍郎之崔嬪以為真出於  
蘭陵王崔雲卿非同一巨大之事而已。  
又鄭公指之自叙此段因緣之別一清，即大調集俗夢指春  
云：

昔翁夢到蓬萊，夢到蓬萊何所見？夢入深洞中，果逢平生  
趣，消息淡漫流，入畫廊，向涼風過處，尋那桃源，徑穿竹  
林路。

及白樂天和此詩，白氏長嘆，云：

圖三④ 陳寅恪《讀鶯鶯傳》稿

昔君夢遊春，夢遊仙山留，況若有所遇，仍憶平生故國。  
尋尋覓覓水漸入桃化谷。

則似與舊人成竹夢今朝，仙山處之空床及其桃李潤之桃，亦有宜會之意矣。蓋續之繁用文林善本以作傳文，因襲前之所詒知者也。聖朝世人極求崔氏家傳以布合，偪造前傳，妄意以證亡女，不僅廢人說夢，亦可憐，却且好事欺人，乃不妄矣。

夫夢：不惟崔或者真如傳文所言乃鄭氏之所出而別云異派他母之女耶？據白氏長編集武丘宿宿酒南元和某人榮陽鄭氏即柳之墓誌錄略云：

夫人父清濟時州刺史夫人清州次女也。其出記陽嘉歲，天下有五甲姓，崔是其一也。鄭德官許有國步在鄭之禡端，婚備有家牒存。

夫崔某者，文雖有後先，而崔之母氏出於王侯，自應可信。然柳之夢，恐有誤，故其子皆云一段因緣有我到有花時，偶作懷仙句，浮生轉幻歷，道性尤堅固，近作夢，仙詩諱，事易以謂你，惟其是其是也。夫崔某者，肺病一夢，何足云良時，亦始知女。

之信，白壁未和此情某亦亦云：

夢乃是下墮夢，雖多有以慰愈者，解婚事，偶作以至感者。

某得復云：

心夢歸身夢，夢折拂塵鏡，宿鳥歌不盡，回身北位松上，春門才消息，北民銀鈴散。

又解是夢作荷風，此解非是，當是元和夢高僧北其子，此即某之法師略云：

樊射(金更側)事非衣冠士女，以父輩相標榜，夫人於樊射為李女，謬之，選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穎。

諸葛頌人，後發叔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時得失，夫人之失，公累系卿，有益外想，相我唐明。

據元白之詩意，便以一轡車贈言於楊少卿。因係鄙視的不足道，復題曰：「詩文雖謫，尚以姻族之頭緒，益可見其輩與吾等」。蓋其父德在社會地位，門第高而品學則贊焉；所出必非高門，寔實年可嗟也。唐世倡妓往往詠乞高門，如太子廣紀碑、宋米雅傳、柳子厚所撰霍小玉傳皆略云：

大曆中，南歸西京，生名益。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便  
誥於天官。夏，入六月，主長安，每自矜風調，恩得佳偶。博  
取名媛，久而不諳，因有棋館。十一娘五音有一仙人棋  
案，此唐代之傳奇也。謂在下界，是閻某名居，刻具說曰：故唐王  
之妹，遇仙人也。謂在下界，是閻某名居，刻具說曰：故唐王  
小女，字玉王，王甚愛之，母曰清持，即王之寵婢也。  
王之御書院，清持兄弟以，其出自燕縣，不甚檢節，因  
分与少貲，遣居於外，易置為節。

及十日，鑿穿水底，反上來，無蚯蚓，惟有少許泥沙，略云：

少，人呼明州。州治上有舞柘枝者，頗色。其一曰：「君家有女初未嫁，自言生在最高閣。年年十二三，不見人間一郎君。」

皆是其例。基督教之始者，言之亦始者，聽之亦始者。

圖三⑥ 陳寅恪《讀鶯鶯傳》稿

者猶曰：「狀出高門甲第，金華如夢，珠翠如雲。」惟其派名  
家之也，令之而別事，乃可見。唐人著意於社會小南北朝  
之婚姻，詔曰：「人主之高下，非三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與  
名宗女，與任而不與清望官，無為社稷所不齒。」此類之禮甚  
嚴，且為於夫者所知，故極不具備。但明乎此，則「金」之所以作  
鶯鶯，「金」之所以作崔氏，其自身地位於唐宋之書籍，絕不苟同。  
少數或站得者，即職是族也其友人楊巨源有詩曰：「始用  
亦知立而不以爲那者，合當寒苦而別婚高門，乃在日暮傳所公  
語之正直而行也。」否則，「金」為楊勢中力宦也，「金」其而  
具羽毛，縱以直節忤韓文公，豈有作此贊人口宣之文，  
寧為風流？「自選其佳取之路哉！」

復次此傳之文詞亦有可勝言者，即唐代與元代當時古  
文運動，實與小說之創造有密接關係。即「金」是其開創  
之始，已別有海澨然不重及。當時傳世之文，其與前  
之說，其實，當時努力古文而思有所附丽文字者，并不  
限於昌黎一派，元白二家亦當日主張修古文之達者，不  
過宗尚稍不同，劉知幾亦因之有別，後來遂沿江祖不顯，  
可也。

舊唐書李隆基元稹，白居易合傳論略云：

李白曰：國初用文館，高宗私授才劇，許擅傳於前，  
蘇軾曰：「金」後承位昇台講，學際天人，洞包之文  
咸共編集，然而向古者傷於不儻，徇善者或至不  
經，醉蟲者局於空函，放縱者流於藻鑄。」  
謂律度揚物推古今，修史不肯皆若其文，未如大白  
之盛也。昔王羲之定書於晉室，水辨辭宗，  
先標功於沈湘，元和主墨端之舉，而已臣觀元

之制禁，自元至清，惟惟文章之審舉，實治文之根本。  
蓋古文文章新體，建安水明潤潔既往元台既生。  
實始宋著唐書之善，猶乃代表通考，言見觀於韓愈  
多文非不厚于知其可，而足之文轉不能當言之，是固謂之  
事。李及善唐書之善，指稱愈傳，雖有點綴者，其故可  
推知矣。是，在昔當時人一概以中元和一代文章王宗唐  
推元台，而非韓柳，与歐宋重倚唐書者，其詳便迥不相  
同也。

又元世長傳集序指制語云：

元和十五年余始入祠部郎中知制誥，布約束不暇。  
後累月輒以古道千疊相亞，相信鑑之，又明每古人某示  
林，事事當于內命。上始又一日從宦官傳及此，上曰：通事令舍  
人不知畫，便其宜，宣撫臣外事不可。自此之日言之臣  
皆得追用古道，不挫中興板壁。而余所宣行者文  
不能自足其意，卒皆浮近，失之變例，進而不序  
之，若草稿以表明天子之復古，而復從古者之趣  
向耳。

白氏長傳集序，僅卷三注引，白香山集序，據白香山集序，  
文筆第，乃百神以七言長句而學天樂，次韻酬之，辭意  
未盡，加為六言詩：

鵞鶩長傳洞高古。

自注云：

鵞之長傳，御知制誥文格高古，能寫化體，能  
者效之也。

事如是，今自通事令言之，是舊制傳有，雖曰體新體之  
分別，其所謂新體，即指之竹主流，而與天竹從同

圖三⑧ 陳寅恪《讀鵞鶩傳》稿

復古  
故宮之古文字，其體也。

唐極言伍切碑傳略云：

韓公者毛氏所傳，始得筆迹之真，而水部之書，節之曰此見  
斯事，多尚駭辭，多浪人之使，使人重之於前，以為部  
此有以異於今德。

毛氏傳者昌黎公著某集記，古文試作小後，而能成者也。  
惟二書，僧更何著於公傳乎？古文試作小後，則其傳者也。  
其至傳也，乃自知之文，相與憤憤，實足矣。毛氏傳則汗  
流滿襟，一念其國人之行役，本應有有別。小說宜作小後，作  
過後向，七種傳之不，及第，傳此亦為一子曰。昌黎公著等中  
尚有二稿，古文作小後，而能成者之絕妙文字，即石鼎賦。

句待復古，朱子著文考異，詳之。

今地方本管，斷皆本重複，但管斷音似從事理有  
所未盡，而重複者乃能見其曲折之詳。

白氏長慶集卷和答詩，解云：

頃在科場，向當与是下同，筆氣急，每下草，時輒相觸，誤  
其意太切而理太固，故理太固則解難，意太切  
則言濶。然与是下為文所長，在此，所病亦在此。是下  
來序果有犯文體之說，今僅所和者猶前病也。  
情与是下相見，若刊所作稿，用其解而晦其情，下  
接此，微之文體，則作小說，正用其解，宜其傳於劍之工  
也。

唐代古文運動家柳宗元，古文試作小後，而能成者也。公式文  
字，下稱之降本，謂體為正宗，而蘇非其固之體也。古文  
古之遺物，故其在昌黎，半生著者，終平淮西，又昌黎所作  
乃一篇，惟是其在昌黎，公式文字，誠可，柳南力敵三段草，而

此文皆一廢筆，夫以至聖而作體，其文與字何復能  
傳作如舊，故所以廢易之。向題於不必補。惟就  
改草為當時公私文字一統而言，當攀附其說而從之，成功，可無疑。  
也。至於北宋韓昌黎古文運動之時，亦為翰林學士，亦  
不能忘。公私之體，司馬遷、唐宋八大家之說，不能為田  
六文辭却，由是而命，聖朝頒立公私文體之章，其類  
若是，則之於此信乎？早爾不辟，其云：

復次管子傳中，生恐情之後，即今人視之，既前事  
可厭，而不解其實，其人之所在。大抵云善者不為文章也，  
何有者此一段，近鶯鷯傳耶？考趙彥肅雲：「鶯鷯漫錄」，  
云：

唐世舉人先籍吉凶也，與人以姓氏，送清主司，聖後  
報獻所考，而疏教且又指謂溫卷，如他怪錄傳  
奇等，以是足見此等文體，自宋以來，史才詩筆  
兼備。

據此小說之宜備宋體，管子傳中，恐情之後，即今  
謂詳而會真，皆指謂之所謂清卷，叙述譏評，即所謂  
史才，皆當有之。小說文中不得不備是者也。

至於傳中所載，諸事跡，經王性元考證者外，其他如晉  
懷寺、宣化寺、首宣佛、高僧傳、武陵照、福生傳、唐荊川並同  
穎寺釋音、稽傳、又馮瑞乃杜撰事，取蘇軾東坡志林，  
德宗化更元十五年十二月庚午，及丁酉清修，癸未  
之信，有錄，但則此傳亦貞元朝之良史，不信  
為唐代小說之傑作已也。

# 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始於一九二八年，到二〇〇八年就是八十週年了。史語所創所伊始，即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在《集刊》的第一本第一分中，傅斯年所長發表了《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提出新材料、新方法、新工具、新問題等主張，這些主張不但影響了《集刊》文章的風格，對近代史學界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目前為止，《集刊》已持續出刊近八十年，在近代中國，大部份學術刊物倏起倏滅，能持續到八十年的學刊，確實不多。從這一點來說，我們不能不珍惜這一個得來不易的成果。

除《集刊》外，史語所還出版專刊、單刊、田野工作報告、資料叢刊、目錄索引叢刊等，近二十年來，更有《新史學》（與台灣史學界同仁合辦）、《古今論衡》及在世界漢學界素有聲譽的 Asia Major 等刊物。

史語所從創所開始一直到今天，都是一個多學科、跨領域的研究所，所包含的學門基本上有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文字、文籍考訂等，所以《集刊》所收文章的門類也就相當多樣。過去一二十年來，中國大陸出版界迭有要求，希望重印《集刊》，作為學術研究的參考。但是《集刊》卷帙浩繁，不易查索，究竟以何種方式呈現比較方便讀者，確實頗費思量。北京中華書局是卓負盛譽的出版單位，他們在獲得史語所授權之後，提出以類相從的辦法，出版《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這種出版方式可以同時方便個人及機構，使得《集刊》文章能到達更多需要參考的人手中。

文章分類特別困難，在編輯的過程中，協助檢核分類者，依各卷順序為：語言所何大安先生，史語所陳昭容女士、邢義田先生、劉增貴先生、劉淑芬女士、柳立言先生、劉錚雲先生、李永迪先生、陳鴻森先生、王明珂先生等，另有張秀芬女士、陳靜芬女士協助整理，附此致謝。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王汎森 謹誌

## 凡　　例

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以下簡稱《類編》)所收論文，取自《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集刊》)1928年第1本第1分至2000年第71本第4分。《集刊》2000年以後所刊載論文，待日後再行續編。

二、本次類編，根據《集刊》所刊載論文涉及的研究領域，分為六編，其中《語言文字編》、《歷史編》下設卷，具體編、卷名目如下：

　　語言文字編(音韻卷、語法卷、方言卷、文字卷)

　　歷史編(先秦卷、秦漢卷、魏晉隋唐五代卷、宋遼金元卷、明清卷)

　　考古編

　　文獻考訂編

　　思想與文化編

　　民族與社會編

其中，《思想與文化編》中“文化”為廣義的文化概念；《民族與社會編》涵蓋民族、生活禮俗、科技、醫療、工藝等方面；涉及跨斷代內容的論文，以最早斷代為收錄原則；論文具有多重性質者，以“研究者使用需要”及“論文重點”為歸屬各編(卷)的標準。

三、為體現《集刊》的辦刊宗旨，現將蔡元培先生撰寫的《發刊辭》、傅斯年先生撰寫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置於《語言文字編》、《歷史編》、《考古編》、《文獻考訂編》、《思想與文化編》、《民族與社會編》所收論文前；《語言文字編》另增置傅斯年先生提議之《本所對語言學工作之範圍及旨趣》一文。

四、《類編》各編(卷)所收論文，均按刊期排列。為便於閱讀、查檢，各編(卷)目錄置於書前，《集刊》(1928—2000)《類編》總目置於書後；頁眉處標示本編(卷)通碼；頁腳處保留原刊頁碼；各篇論文文末附注原刊刊期，以“出自第某本第某